

顶梁柱亮仔

亮仔,听起来像个男孩子的名字,其实是我的妹妹,小我三岁叫了亮。尽管她是个女孩子,但小小的她却有着男孩子调皮倔强的性格。

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,就是靠着爸爸在外打工赚钱养家。爸妈总是省吃节用,想方设法给我俩买些小零食。那时候我和妹妹就像两只小土拨鼠,幸福地享受着美味。有时也会因争抢零食而打架,可不管过程如何,结果都是我输。一次爸爸从外地回来买了一包大白兔奶糖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奶糖,所以都把分到的糖看得特别紧。当我刚把最后一颗奶糖从我的“秘密仓库”拿出来,不知道从哪窜出来的亮仔一下子就给抢走了。我反应过来后马上去追她,眼看就要追到了,可她一拐弯扑到了奶奶的怀里哭哭啼啼:“哥哥要抢我的奶糖!”“爱孙,不怕,有奶奶在,他不敢。”奶奶赶紧搂着妹妹,转过身训我,“习满仔啊,当哥哥的人要让着妹妹,再打我的话我就要拿扫把子打你了……”听着奶奶的数落,看着亮仔炫耀着她的战果,且故意慢慢地吃着她手里的奶糖,我的心里格外委屈。

夏天的池塘对于小孩来说就是游乐园,不过妈妈下过严令:决不允许我们私自下池塘。有一天到了下池塘洗澡、游泳的时候,可是妈妈还没回家。看到池塘里好多小孩子们在玩耍,亮仔忍不住了,笑嘻嘻地看着我:“哥哥,我们也下去吧,不会被妈妈发现的。”我心里也有点痒痒,但是怕被妈妈发现挨打,所以没吱声。“没事的,我们拿着空水壶,能游起来的。”说着,她拿了个水壶跳下池塘。看她玩得那么开心,我也跟着下去了。“谁让你们下去的,赶紧上来!”妈妈的骂声从岸上传了过来,“我数到三,赶紧上来!”我们赶紧游到岸边,看到妈妈手上的竹棍子,我知道肯定要挨打了。“妈妈,是哥哥先下去的,还叫我一起游。”亮仔迅速跑到妈妈身边指着我说,“你看,都怪你,害得我挨打。”说着,她就准备要哭了。那次妈妈是真的生气了,我刚上岸就被妈妈的竹棍子抽打了,还责骂我没带好妹妹。从那起我就和亮仔“结仇”了,好几天不理她。

童年时总是期盼着过年,因为过年爸妈会买花炮。那时候的花炮有一种“威力”大的雷炮,小孩子只能躲在远处看。有一次,亮仔在菜园里捡到一个没有燃放的花炮,她想要点燃被我阻止了。后来她把雷炮倒了出来,想直接点燃,让它产生一小片蓝色的火花。亮仔大着胆子去把雷炮给点燃了,接着就听到她一声大叫,原来她被雷炮的火烧到了,右手虎口那儿已经被烧黄了一片。爸爸听到叫声急忙出来询问,亮仔知道如果被爸爸发现,以后就不会再买花炮了,所以硬是把哭声给咽了回去,“没事的爸爸。”看到受伤后还强忍着不哭的亮仔,我赶紧跑去叔叔家拿来烧伤膏,小心翼翼地给她涂伤口。那是我第一次照顾她,从那以后妹妹也很少再欺负我了。

在我读高中的时候,我们见面的次数变得比较少了。亲情之血浓于水,虽然不常见面,但兄妹的感情却从未淡化。我读大学的时候,艺校毕业的亮仔开始工作了。刚刚毕业的她工资比较少,却承担起我的学费。为此我常常感到惭愧,而亮仔却笑嘻嘻地安慰我:“没事啊,你要为有我这个聪明能干的妹妹而高兴,仔子性格的我在外能照顾好自己,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找个好工作……”

如今的我已在中铁十九局二公司工作了几年,赚的钱比亮仔多了,总想为她做点什么,可总是遭到拒绝。前段日子经过我的软磨硬泡,妹妹总算勉强同意我为她买一份保险,算是给她一份保障。

作为一个身处施工一线的铁建人,我不能经常回家,照顾爸妈的重担又落到了亮仔的身上。妈妈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都会说:“亮亮又回家了,又买了一大堆水果,吃都吃不完呢,苹果、梨子、香蕉、板栗……”即使相隔千里,我仍能感觉到妈妈的那种开心。如果没有亮仔,我也不能如此安心地在工地。

现在的我们虽相距很远,但兄妹之情依旧。“亮仔”,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和我说,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。你在外面受的苦,我都能想到。哥哥虽然嘴上不说,心里却一直牵挂你,真希望你能幸福快乐。你对哥哥的恩情哥哥会记一辈子的,等你出嫁的那一天,哥哥一定会送上一份厚礼作为你的嫁妆。

作者单位:中铁十九局二公司

筑路情怀

桥韵

陈丽萍

家乡门口有一条小河,是长江延伸的一条不知名的支流,河中四块巨大的条石横跨两岸,简简单单的造型成了我儿时的乐园。小时候,我喜欢在桥上从高处眺望远方,桥的一边是参差不齐的房子,炊烟袅袅的农家,另一边是一块块农田和弯腰劳作的大爷大妈。简单质朴的生活,是我对家乡的印象。

后来,我们搬到了县城住。家的小不远处也有一座拱桥,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,到了晚上整座桥霓虹闪烁,甚是美丽,丰富了我的学生时代。桥陪伴着我成长,连接现在与过去的记忆。说起来,我与桥还真是不解之缘。

我所理解的桥,并非都是架于山之隙水之滨,简简单单飘逸出尘地一横,更多的是像桥一样起到连接作用的媒介,是化解阻塞的长虹,是伟大的构架,只有连接了,才通畅。也许正是自己这种想法,在后来择业上对我有很大影响。

毕业后,我有幸在铁路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,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,我所在的项目建设的是铁路线,是钢铁之桥。我经历了两个铁路项目,一个是新建线,一个是既有改造。每当听见车站值班室传来车站开通的消息,心里既振奋又感动,未来赋予它们的是横亘的

社区小景

冬日暖阳

许月霞

今年,北京的初冬很慷慨,空气暂且不论,阳光总是充足。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,暖阳下,我又犯困了。

特别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,太阳暖暖地转到窗台,窗外的枯枝随风轻轻摆动,偶或一两只长尾巴小麻雀示威似的叫着两声,又“咻”的一声飞走了。

卧室书桌正靠窗,光线穿过枝桠越过窗台慷慨地洒在身上,于是,不由自主的,要转头看窗外了:看最后幸存的两片枯叶,看嬉戏穿行一阵风,看苍老的大树身上不知哪年留下的岁月痕迹……看着看着,就要静下心来,眯了眼,低了头,一点一点地将整个身体的重量移到桌面上……

寂寂无声,岁月静好。

哦,不小心又拽着时间云游了一把,坐正,看书。迷糊,书上的那些个公式啊文字啊分开都挺好,就是连在一起有说不出的怪异。对,怪异,因为脑袋罢工,思维卡壳,所以无法理解……好吧,继续休息一下好了,窗台的吊兰貌似有枯叶了,先去打理一下。

伸身望去,楼下大妈正左手一捆葱,右手一把粉条,身后还跟着送菜到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书

王佃利/